

· 于維杰 ·

壯志合是情人緣(上)

三十九年夏天我駐防空軍某基地。

週末的晚上，同事們都換了衣服去消度週末；我卻在機場緊急待命室中待命。朦朧中我被中隊長喚起，他拍拍我的腦門：「馬航，有任務。」

「任務！」這是我們期待已久的，我穿起飛行衣，背上傘和救生背心，這時大家都已著裝完備，於是我們跳上吉普車，直駛參謀室。

接過派遣令，我們的任務是單機飛赴中國大陸某游擊區作特種補給。航線已由上級替我們計劃好了，什麼地方有敵人雷達陣地？什麼地方有敵人高射砲火？在航行圖上一切都標明得清清楚楚。命令並告訴我們，用什麼角度躲避敵人的監視，飛什麼角度分散敵人的注意力。我們把航行圖研究了一番，再把沿途的氣象

看過一遍。一切都很好，是難得的儀器飛行的好天氣。大家裝束停當，每人腰間都配帶一隻四五手槍，準備萬一在敵區迫降時和敵人拚命。

中隊長親自開車送我們到停機場。我先跳下來，機械士已把飛機各部門檢查過告訴我：「Evergling O.K.」我在情況表上簽過字後，依次向中隊長敬禮登機。

零時三十分塔臺發出信號彈，整個基地立刻從睡夢中驚醒，跑道燈全體通明，飛機四周出現了幾個人，等我們開車。

我舉起左手請大家注意，機上機下每個人都修正一下姿態，全神貫注著，一聲「Out」馬達爆發出轟轟的聲音，加大油門習慣地把所有儀器檢視一遍，抓起話筒：「Tower 111111號請求進入跑道試車。」

「Roger 111111號，起飛方向第二跑道，可以進入跑道，起飛前呼叫塔臺，Out。」

飛機慢慢滑進 II 號跑道。「Tower 111111試車完畢請求起飛。」

「Roger 111111八右側風十五度二十海裡，高度修正表三〇〇八度，可以起飛。」

「Roger Out。」馬達怒吼一聲，飛機由跑道上騰空而起，我細心地

掌住舵桿，修正側風，飛機漸漸爬高爬高，爬到三千呎，我開始向海飛去，下面是一片漆黑，白色的浪花偶而出現，頭頂上滿天星斗，飛機的馬達聲好像變成宇宙的主宰者了。我擺正羅盤對正航線，直向中國大陸飛去。透過擋風玻璃，凝望著茫茫無際的太空夜景，心裡想像游擊區的克難機場是否能如理想。

經過一段海上航程，我們在福建北部登陸了，我們看到稀疏的燈光，地面竟然毫無動靜，我們已經安全通過了共軍的警戒線。福建北部的城鎮一個個在我們機翼下掠過，地面上還散佈著一堆堆的燈火。

漸漸地，天空現出魚肚色，計算時間，我們應該飛到我強大游擊部隊控制地區的上空了。我們開始向游擊基地用密碼呼叫，通信員報告我已與地面取得聯絡：「游擊基地的風速七海裡、能視度XX呎，風向東北。」幾聲「O.K.」，每個人都知道這裏面涵蓄著一致的歡愉。

「到了！」領航員高聲叫道。真的，灰色的霧漸漸變白了；漸漸明朗開來。飛機逐漸向下飄翔，視界也逐漸明亮，俯瞰中國大陸河山，怎不令人興奮萬分，忽然一幅鮮豔的國旗映入我的眼簾，地面用白布擺成了「丁」字指

向跑道。我放下起落架及副翼，繞了兩個圈子，對正跑道直推下去。

沒有側風，下去的是那麼平穩，也許是過分興奮的緣故，出乎意外的是「輕三點」。

跑道四周，那人山人海的推擠情形，深深感動著我的內心，我無從表達當時的心情，我相信世界上最完全的字典也找不出一個字來形容我們這時的感覺。等不及下機，我先打開天窗伸出頭去向歡迎者揮帽致意。

經過簡單而隆重的歡迎儀式後，游擊司令帶我們去參觀他們的戰利品，山洞內存有大批擄獲共軍的俄式坦克、榴彈砲、重機槍等。

我們先後參觀了他們的克難農場、修械所、彈藥庫和臨時野戰醫院等，他們說醫院中最缺乏的是醫藥，這種藥荒的情形，幾乎使醫務工作頻於停頓，他們很盼望臺灣能多給予醫藥方面的補給。

「游擊弟兄也夠辛苦的。」我像是自言自語。

「當然大家都一樣，這是作戰。」司令說：「爲了爭取自由，我們不計付出任何代價。」

回到營房，我和大家聚餐，那種熱烈的場面使我畢生難忘，席間我們談到士氣旺盛的原因，司令更爲我揭

開一個謎底：「在游擊地區，一切福利是由下而上的，凡事以低級人員爲優先；而作戰方面，愈是高級愈要以身作則，身先士卒。」

昨夜飛行了半夜，午飯後，我需耍有一個好的睡眠，醒來已是黃昏。吃罷晚飯，出席他們的歡迎晚會，節目非常精彩，是由他們康樂隊員負責演出的。節目終了後，司令要我出來答覆游擊兄弟所提出，有關自由中國的各項詢問，他們對臺灣的關切和懷念實在太令人感動了。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十五、六歲的小兄弟所提出的意見：「下次再來時帶我幾部新聞影片來吧！我們很想知道臺灣各方面的進步情形。」

這句話深深地感動了我，我答應他們下次再來時一定帶些介紹自由中國各方面進步情況的影片來。

第二天清晨，我和司令在晨曦中散步，看到一群游擊弟兄正在開闢自己的菜園。

「這是你們空軍的功勞，從臺灣空投來的菜種。」一位游擊弟兄指著一片綠油油的青菜說。

我看了這畦青菜，又看了看四周的荒石，不禁讚賞著：「在荒石裡開闢一個菜園真不容易。」

「這不算什麼。」司令很得意地

說：「等會兒你去營房後面看看，那裡還開闢了兩個籃球場和一個步槍靶場呢！」

回到營房，我想：在荒草亂石間，用十字鎬一鎬一鎬地掘，用圓鋤一鋤一鋤地搬，汗水一滴一滴地潤濕了土地，然後鋼鐵般的防禦工事構成了，青菜種上了，農場、修械所、彈藥庫、醫院設置了，你能不承認這是奇蹟嗎？而這奇蹟，就是我們游擊兄弟克難創造成功的。

在游擊基地盤旋了兩天，這裡我們獲得了人間最真切的情意；我看到中國大陸地區游擊兄弟的偉大表現。

終於我們又平安地翱翔回到這自由寶島——臺灣。

夜，寂靜得如一泓止水，家人都已入睡，只有我一人躺在床上輾轉不能入寐。扭開收音機，空軍廣播電臺正播送出今天全部節目的尾聲——空軍軍歌。

我原想藉音樂來催眠的，不想這壯嚴神聖的歌聲，更激起了我內心無限的惆悵；於是我披起衣服，扭亮電燈，打開那被塵土封閉了多年的小鐵箱，取出一扎信來。這些信是我的同學張秀娟小姐存放在我這裡的，寫信者是我的知交趙海瀾小姐。我不知已讀過多少次了，幾乎全部都能背誦下

來，本來用不著再讀；但一想起留在中國大陸上打游擊朋友可歌可泣的往事，不禁又一封一封地讀下去。

茹娟：

我到達廣州已好幾天了，老早便想寫信給你；但因忙於辦理註冊和選課手續，所以一直拖延到今天才執筆。想不到輪船公司爲了貪圖過分的利潤，所售出的船票，竟遠超過原有的舖位，你想我上船得那麼遲，那裡還會有舖位？

你知道我是最怕乘船的，而恰巧那天風浪很大，船開航後半小時我便嘔吐了。全艙數十個佔有舖位的人，對我都好像視若無睹似的，竟沒有一個人肯同情我而讓我到他舖位上去休息片刻。

我正在暈眩得不知如何是好的時候，我面前突然出現了一位年輕的飛行軍官，很客氣地對我說：「小姐：『到我舖位上去休息一會好嗎？』」

「謝謝你。」我盡量保持一種少女應有的矜持：「我不要緊。」

「我看你已經支持不住了。」他說：「口頭的矜持會使你身體吃虧的。」不等我同意，便扶我到他的舖位上去了。

他打開軍用背包取出幾片藥遞給

我，同時爲我倒了一杯開水。我將它吞下，出乎意外的，半小時後我已非常清醒了。他看我好了起來，好像輕鬆了許多似的，從床下拖出一隻小皮箱來坐下，然後燃上一支菸輕輕地吸著。

「小姐，可以請教妳貴姓嗎？」

「趙海瀾，你呢？」

「白慕飛」他微笑著說：「名字很俗，不像妳的那麼風雅，對嗎？」

我被他的答話逗笑了。

僵局一被打開，話便多了，漸漸地我們談起彼此的身世，我告訴他現在中山大學讀書，哥哥也是學飛行的，已於抗戰期間陣亡，目前只有母親留在上海。

真想不到先兄竟是在官校時的同期同學，也是最要好的朋友，關於哥哥生前的一切，他竟知道得比我更詳細。

她告訴我目前正駐防廣州某基地，距離我的學校不遠，基於和哥哥生前深切的友誼，願意盡量在各方面照顧我。

船駛抵廣州後他先送我到學校，然後歸隊。

娟，同學們都說我交了空軍朋友，向我要糖吃呢！

海瀾

茹娟：

今天是週末，同學們都出去了，只有我一個人留在宿舍裏，被可怕的寂寞包圍著。在寂寞中，我想去找白慕飛；但是此一念頭剛一襲上心頭，便被少女的自尊心打消了。

不想正在這時白慕飛竟來了，他今天打扮得很整齊，容光煥發，他見我一個人 indoors 發呆，便說：「到我們隊上去聽音樂吧！有管夫人的女高音獨唱。」

娟，妳知道我是最愛好音樂的，我自然是去了。到達他們隊上時間還早，他爲我介紹了一些哥哥生前的同學或友好，他們都對我很好，我很感激；但也有一種說不出的隱痛。

（未完待續）

更正啟事

本刊九四〇期（一〇七年九月號）「民國四十七年的他們（下）」一文中，第二十頁，「梁金中教官的感懷」第三段，「：發現油量只剩六百加侖，於是迅速爬升出海：」，應爲「六百磅」，作者筆誤，特來文更正，並請本刊向讀者說明與致歉。本刊在此向作者來函更正的求是精神致上敬意。

空軍司令部文宣心戰組敬上